

汉语象征功能概论

HANYU XIANGZHENG GONGNENG GAILUN

李柏令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汉语言文字象征开展了专题研究,描写了汉语言文字象征的具体表现,并探讨、总结其实质和一般规律。首先是在理论方面,将象征与符号、象征与语言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梳理,对象征媒介物做了较为细致的分类,找准了语言象征在整个象征体系中的位置,明确了研究对象。关于语言象征的内部结构和表现方式,本书探讨了语言的第二符号系统问题,提出了语言象征形成的“升华”说,即在象征过程中,语言可以通过语言要素或语言变体的直接升华或变异升华而成为象征媒介物。同时,本书密切关注汉语言文字象征在汉民族社会中的具体表现,解释其成因,分析其对社会进步的利弊得失。对当前社会上一些涉及汉语言文字象征的热门话题,也开展了专题探讨。此外,本书还从国际化的宏观视野,以汉语与一些外语的对比来反观汉语言文字象征的特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象征功能概论/李柏令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文治堂学术专著)

ISBN 978-7-313-07606-9

I. ①汉… II. ①李… III. ①汉语—语言学—研究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5142 号

汉语象征功能概论

李柏令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韩建民

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mm×960 mm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59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30

ISBN 978-7-313-07606-9/H 定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52621873

序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李柏令教授把新著《汉语象征功能概论》送来，嘱我为之写序，我欣然答应。因为语言象征是研究象征发生的重要环节，相信新著有助于回答“为什么有象征”这样的棘手问题。认真拜读之后，我把几点想法写出来，权作本书的序吧。

人类文化中为什么有象征这样一种表达形式，这是绕不开的第一个问题。我想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在10年前和瞿明安教授主编的《中国象征文化》一书中，站在发生的角度提出，象征像天空中的粉尘一样，散落在人类文化的各个角落，其原因就是人类具有象征思维，它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同时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与生俱来的想象、联想等心理活动构建了象征思维，象征思维决定了象征的出现。第二，以反映论而言，人类表达意义时，不总是有合适的语言，许多时候往往陷于难以言表的困境之中，为此寻找另一种表达方式补救，人类创造的象征方法恰如其分地担当了这个角色，巧妙地填补了一些语言表达的死角，象征与语言表达一起，使意义表达尽可能地趋于完整和准确。

符号与象征是最为纠结的问题之一，什么时候叫符号，什么时候叫象征，在许多场合已经糊成一锅粥，也许毛病就出于两者在英语中都叫 Symbol 而不加以区分。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1916)一书中指出语言符号(linguistic sign)的二重性：语言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arbitrary)，不存在任何逻辑证明，人为的(man-made)，规约性的(conventional)。这更是乱上添乱，大家把任何含有意义的事物都叫符号，以致今天符号满天飞。尽管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以及功能语言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任意性提出质疑，并证实语言象似性的存在，但为时已晚。

实际上，符号可分成简单符号和复杂符号，简单符号只有一层意义，即单义符号，复杂符号包括多义符号和象征符号。简单符号只有一层意义，这时把这个符号叫做象征显然是不确切的。同时，把多义符号叫做象征符号也是不确切的，因为多义符号是直接表意的，不需要借助“相似性”进行“联想”。

由于象征像天空中的粉尘一样，散落在人类文化的各个角落，因此象征是一种泛文化，总体上对其分类只会是无功之劳，因为事实上象征已经出现在各个学科之中。当年主编《中国象征文化》时，分宗教象征、周易象征、梦象征、建筑园林象征、

语言文字象征、文学象征、艺术象征、民俗象征、吉祥物象征等九章，完全是受作者的限制，我们只在这九个方面找到了堪当此任的成熟学者，所以分体研究时不如分几个主题，容易得到比较精当的结果。

《汉语象征功能概论》从第三章开始，分谐音物化象征与社会生活、汉语象征与服饰饮食、汉语象征与人际关系、汉语象征与语言崇拜、热门话题中的语言文字象征、汉语俗语中的词语象征、汉语与外语象征对比研究这样几个主题，既有理论又切合实际，加上大量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不时有些令人发笑的误用、错用例子，都大大增强了可读性，这是很值得提倡的。其实用通俗语言把艰深晦涩的问题讲明白是最难也是最见功夫的，绝不要认为只有少数人看得懂的才是真正学问，让更多的人看懂研究成果是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本书针对“象征”与“语言”、“象征”与“符号”的混用，进行了梳理和辨别，反映作者的最新研究水平，涉及语言热门话题“保卫汉语”、“恢复繁体字”时，都能从象征角度发表看法，无疑对象征的角色作用是一种很好的证明。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所以研究语言象征是研究象征思维发生的关键，李柏令教授的《汉语象征功能概论》开了个头，期望有更多的语言象征研究成果问世，继续论证象征思维和象征的发生。

华东理工大学 居阅时

2011年夏写于看云楼

目 录

绪论 人类是象征的动物	1
第一章 语言象征与象征语言、象征符号	6
1.1 什么是象征	6
1.1.1 “象征”的定义	6
1.1.2 象征媒介物	6
1.2 象征与语言的关系	10
1.2.1 “象征”与“语言”的混用	10
1.2.2 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	10
1.3 象征与符号的关系	11
1.3.1 “象征”与“符号”的混用	11
1.3.2 象征与符号的区别和联系	12
1.4 象征的分类	20
1.4.1 征用式象征	21
1.4.2 特制式象征	22
1.4.3 不同类型象征之间的关系	23
1.5 语言象征的过程	26
1.5.1 语言的二级符号系统	26
1.5.2 语言象征的过程与符号义的空洞化	27
1.5.3 语言象征与文字象征	30
第二章 语言文字象征的形成路径	35
2.1 直接升华类象征	35
2.1.1 词语象征	35
2.1.2 语音象征	44
2.1.3 文字象征	46

2.2 变异升华类象征	48
2.2.1 整体式象征	49
2.2.2 变素式象征	58
第三章 谐音物化象征与社会生活	65
3.1 谐音与象征	65
3.1.1 什么是“谐音”	65
3.1.2 什么是“谐音象征”	66
3.1.3 谐音象征和谐音物化象征的区别和联系	67
3.1.4 谐音物化象征与非语言象征的关系	68
3.1.5 谐音物化象征的形式类型	69
3.2 谐音物化象征与社会生活的互动	70
3.2.1 谐音口彩	70
3.2.2 谐音避忌	77
3.2.3 谐音避讳	81
3.2.4 谐音暗示	81
3.3 谐音物化象征的表达与解读	83
3.3.1 谐音物化象征的地域性	83
3.3.2 谐音物化象征的时代性	84
3.3.3 谐音物化象征的领域性	84
3.3.4 谐音物化象征的语境性	84
3.3.5 谐音物化象征的权势性	85
3.3.6 谐音物化象征的随意性	85
3.3.7 谐音物化象征的盲从性	85
第四章 汉语象征与服饰饮食	88
4.1 服饰词语的象征意义	88
4.1.1 裸体类词语的象征义	88
4.1.2 衣服类词语的象征义	92
4.1.3 巾帽类词语的象征义	102
4.1.4 鞋袜类词语的象征义	108
4.1.5 毛发类词语的象征义	113
4.1.6 化妆类词语的象征义	120
4.2 饮食词语的象征意义	121

4.2.1 食物类词语的象征义	121
4.2.2 食具类词语的象征义	126
第五章 汉语象征与人际关系	128
5.1 命名与称谓所象征的身份地位	129
5.1.1 姓名象征	129
5.1.2 人称和称谓象征	135
5.2 公文与书信格式所象征的人际关系	140
5.2.1 公文格式象征	140
5.2.2 书信格式象征	141
第六章 汉语象征与语言崇拜	145
6.1 名字与称谓:神秘的护身符	145
6.1.1 名字的避忌与选择	146
6.1.2 亲族称谓的避忌	148
6.2 吉祥语和禁忌语的迎祥避凶功能	148
6.2.1 吉祥语	148
6.2.2 禁忌语	150
6.3 作为驱邪克敌秘密武器的咒语	154
6.3.1 除灾咒	154
6.3.2 降灾咒	155
6.3.3 请神咒	158
6.4 文字所象征的魔力	159
6.4.1 汉字的魔力	160
6.4.2 “天书”的魔力	160
第七章 热门话题中的语言文字象征	162
7.1 “保卫汉语”与汉语的象征性	162
7.1.1 “保卫汉语”的缘起	163
7.1.2 母语“牛人”的故事与传说	164
7.1.3 外国人学汉语的象征意义	169
7.1.4 汉语的象征性	171
7.2 繁体字与中国文化的象征关系	177
7.2.1 汉字的象征性	178

7.2.2 繁体字的象征性	178
第八章 汉语俗语中的词语象征	184
8.1 汉语俗语中所呈现的象征	185
8.1.1 俗语中象征与比喻的联系与区别	185
8.1.2 俗语中所呈现象征的两个层面	186
8.1.3 汉语俗语中词语象征的特点	187
8.2 汉语俗语中词语象征的表现	189
8.2.1 俗语中的人物词语象征	189
8.2.2 俗语中的动物词语象征	193
8.2.3 俗语中的数目词语象征	195
第九章 汉语与外语象征对比研究	198
9.1 汉英植物词“桃”/peach 和“苹果”/apple 的象征对比	198
9.1.1 “桃”与 Peach 词义的对比	198
9.1.2 “苹果”与 Apple 词义的对比	199
9.1.3 “桃”与 Peach 和“苹果”与 Apple 不同象征义的成因	200
9.2 汉越颜色词“绿”和“xanh”的象征对比	202
9.2.1 古汉语中的绿色词	202
9.2.2 “绿”在现代汉语中的象征功能	203
9.2.3 “xanh”在现代越南语中的象征意义	205
9.2.4 “绿”与“xanh”象征义表达功能的异同	206
9.2.5 “绿”与“xanh”象征功能差异的历史文化根源	207
后记	210

绪论 人类是象征的动物

所谓“象征”，是指用具体的、可感知的事物来表现抽象的、特殊的意义的一种行为。“象征是指某种表达意义的媒介物(包括实物、行为、仪式、语言、数字、关系、结构等有形物和无形物)代表具有类似性质或观念上有关联的其他事物。换言之，象征就是用具体的媒介物表现某种特殊的意义。一个象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某一具体的媒介物，二是该事物所表达的特殊意义。两者的有机结合便是象征。”(何星亮,2003)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象征无处不在。象征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古往今来的历史事件中。不仅中国人的生活中有丰富的象征,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生活中也含有丰富的象征。法国画家让·舍瓦里耶(Jean Chevalier;刘光准、黄苏华,2008)说:“我们生活在象征世界之中,而象征存在于我们之中。”德国哲学人类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nst Casser, 1985:34;何星亮,2003)认为,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象征的动物”(anymal symbolicum)。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史宗,1995:195;何星亮,2003)也认为:“从根本上说,人是运用象征的动物。”可以说,象征是古今中外各民族的人们普遍的心理需求。“象征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内容之一,这由人的本质所决定。”(居阅时、瞿明安,2001:5)

华夏民族更是以其丰富的象征而引人关注。美国学者费迪南德·莱森(Ferdinand Lessing;[美]W·爱伯哈德,1990:3)指出:“中国人的象征语言,以第二种语言的第二种形式,贯穿于中国人的信息交流之中;由于它是第二层的交流,所以它比一般语言有更深入的效果,表达意义的细微差别以及隐含的东西更加丰富。”这里说的“象征语言”,指的是“一般语言”以外的以其他媒介物为形式的象征表达,包括动物、植物、颜色、图像等等。象征“是中华民族内向性格在文化形式上的体现”。内向性格的人在表达方面的表现是“沉默寡言”、“不善言辞”、“内敛含蓄”,这就是孔子所提倡的“讷于言”的君子之风。因此,在表达和交流时,他们更倾向于运用语言文字以外的手段,即使在运用语言文字时,也更倾向于采用暗示、隐含的方式(居阅时、瞿明安,2001)。“这种把真正的含义隐藏起来的思维,乃是一种象征思维,它不仅表现于人生礼仪的各个方面,在社会生活、人际活动中也俯拾即是,是中国人的一种惯常的思维表达方式。”(刘锡诚,2002:7)

象征义必须通过色彩、动植物、自然现象等各种各样的媒介物和手段来加以表

达,而语言文字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媒介物和手段。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的象征,就是语言象征。而汉语言文字的象征义之丰富,在世界各国语言文字中叹为观止。通过对汉语言文字象征的研究,可以得到对汉语象征文化的全面深入的了解,对于进一步研究整个华夏民族的象征体系、探究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传统文化的精髓、丰富文化学和语言学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语言运用、语言教学、语言政策等方面,也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对中国象征文化的系统研究,最早始于西方来华的汉学家。1930年,英国学者威廉斯(C. A. S. Williams)编写出版了《中国艺术象征词典》(英文版),作为“一本以早期民间传说为基础的中国象征学的实用手册”(编著者序言),介绍和描述了中国文化中传统的象征性符号,并努力挖掘其深层隐含的意义。另一位汉学家——美国学者W·爱伯哈德也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象征文化,历经半个世纪,终于在1984年编写出版了《中国文化象征词典》(德文版)。1990年,陈建宪翻译出版了爱伯哈德的《中国文化象征词典》(中文版)(湖南文艺出版社)。全书共有440多个条目,内容涉及动物、植物、颜色、方位、语音、图画、习俗、传说、数字、文化、人体、天文、用具等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成为国内读者所见第一部中文版中国象征文化研究专书。2006年,李宏、徐燕霞也翻译出版了威廉斯的《中国艺术象征词典》(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这些由西方汉学家所编撰的中国象征文化词典,对该领域的研究,既有开创之功,又因其本身汉语言文化知识的不足或西方人的某些偏见而为人诟病,甚至有人指出,由于这些作品的中文翻译者本身在汉语言文化知识方面的不足,也导致在翻译过程中未能发现原作者的谬误或表现出译者自身的错误理解。

近20年来,受国外汉学家研究的激发,同时也鉴于国外学者的研究局限,国内一些学者也纷纷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角度开始了对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象征文化的系统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专著和论文。1991年,刘锡诚等主编出版《中国象征辞典》(天津教育出版社),收录了上古至今中华民族象征文化方面的词目2900余条,包括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开启了国内学术界系统研究中国象征文化的先河。2001年,居阅时、瞿明安主编出版《中国象征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成为国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象征文化的学术专著。该书被列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术创新”系列,并于2002年获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华东地区第16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二等奖。该书按章节依次介绍了宗教象征、《周易》象征、梦象征、语言文字象征、文学象征、艺术象征、建筑和园林象征、民俗象征、吉祥物象征等。同时,刘锡诚出版专著《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学苑出版社,2002),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对汉族和若干少数民族的象征文化模式进行了考察。此后,白庚胜、居阅时、瞿明安主编出版《中国象征文化丛书》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2007), 包括“祭祀文化象征”、“民族服饰文化象征”、“建筑园林文化象征”、“梦文化象征”、“性文化象征”、“道教文化象征”、“周易文化象征”等分册。目前的研究趋势, 一是对中国象征文化理论问题的集中探讨, 例如中国象征文化的定义、本质、分类等; 二是在中国象征文化的总框架内, 对各个象征领域和象征媒介物分别展开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

相较于其他象征领域和象征媒介物, 学术界对作为重要的象征领域和象征媒介物之一的汉语言文字, 则关注较少, 对汉语言文字象征的专题研究, 就显得比较薄弱。近 20 余年来, 国内形成了一股“汉字文化”的研究热潮, 除了一些相关论文以外, 先后出版的相关专著也是林林总总, 主要有: 曹先擢《字里乾坤》、《汉字文化漫笔》, 王宁《〈说文解字〉与汉字学》, 何九盈、胡双宝、张猛《中国汉字文化大观》, 苏新春《汉字文化引论》, 林成滔《字里乾坤: 汉字文化趣谈》, 刘志基《汉字文化综论》, 王宏源《字里乾坤》, 辽宁人民出版社“汉字与文化丛书”(包括何九盈《汉字文化学》, 周有光《汉字和文化问题》, 王宁、谢栋元等《〈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 赵诚《汉字与商代文化》等), 田望生《字里乾坤: 汉字文化随笔》, 何金松《汉字文化解读》, 王继洪《汉字文化学概论》等。这些论著, 大体沿袭了中国传统小学的研究路子, 从汉字出发, 主要探讨汉字与文化的关系以及汉字所承载的文化意义、论证汉字文化的优越性, 其研究对象基本局限于汉字, 虽然也涉及象征问题, 但研究范围又不限于象征, 而是涉及汉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 尚不能认为是对汉语象征文化的专门和系统的研究。

目前所见唯一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 是居阅时、瞿明安主编《中国象征文化》中的第四章“语言文字象征”中的第一至第三节, 即“一、汉字的象征涵义”、“二、汉语言文字运用与人际关系的象征”、“三、汉语言文字象征义的魔力”。其他的一些成果, 则一鳞半爪地散见于主要针对其他象征领域的研究论著, 包括一些语言教学工作者对某些象征词语(即具有象征义的词语)的汉外对比研究。这对中国象征文化的研究来说, 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究其原因, 我们认为, 主要是由于目前从事象征文化研究的主体力量大多由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文艺学、宗教学、性学、心理学、历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所组成, 而少见语言学者(特别是汉语学者)的身影。汉语言文字象征专题研究成果的不足, 不仅留下了中国象征文化中一个重要领域的研究空白, 而且也不利于对中国象征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的认识。

汉语言文字象征是渗透于汉民族生活方方面面的一种现象, 其丰富多彩的表现方式和表达功能早已引起语言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的注意。例如, 语言文字象征的得体运用以及象征义的得体表达, 是语用学和修辞学关注的对象之一; 语言文字象征所反映的社会等级、人际关系、民族心理, 是社会语言学、民俗语

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重要内容;不同民族语言的象征之间的接触、互动甚至冲突,则是翻译学、跨文化交际学和语言教学所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因此,对汉语言文字象征现象的系统研究,有助于为这些相关学科所涉及的汉语象征现象提供系统的解释。

本书对汉语言文字象征开展了专题研究,描写了汉语言文字象征的具体表现,并探讨、总结其实质和一般规律。本书以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为理论基础,并以语言学为主,涉及普通语言学、语言符号学、汉语语言学、语用学、修辞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翻译学、语言教学等领域。因此,本书的研究属于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边缘/交叉研究,其理论意义具有双向性,不仅体现在对汉语言文字象征的系统研究本身,而且体现在对中国象征文化一般规律的研究。例如,在目前的中国象征文化研究中,常常见到将“象征”与“语言”混为一谈的现象。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似乎凡是具有表义功能的媒介物都是“语言”,那么“象征”既然具有表义性,当然也是“语言”。这样的认识,虽然看到了“象征”与“语言”的一致性,但也混淆了两者的本质区别,并不利于对中国象征文化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只有将汉语言文字象征现象“剥离”出来加以单独的系统考察,才有助于清楚认识语言的象征功能,找准汉语言文字在整个象征体系中的位置,也有利于对整个象征体系的认识。同样,在不少人的表述中,“象征”与“符号”似乎也是一回事,“象征”与“符号”不仅可以互相替换,还可以说“象征符号”等。“象征”与“符号”的混用,一方面是其特定的历史渊源(详见本书第一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两者的共性。但就理解象征现象以及语言象征的本质而言,同样需要将二者区分开来。另外,也有不少人把汉字的“象形”以及内部结构规律看作是象征,而我们则认为两者是不同的。对以上问题,本书均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考察,希望能对解决相关的理论问题提供一定的启发。

关于语言象征的内部结构和表现方式,本书提出了语言象征形成的“升华”说,即在象征过程中,语言可以通过语言要素或语言变体的升华而成为象征媒介物。因此,可以把语言象征分为直接升华和变异升华两大类。“直接”与“变异”相对,直接升华类象征是语言要素直接上升到象征层面,而变异升华类象征是利用语言的变异形式,使之上升到象征层面。直接升华类象征可以分词语象征、语音象征和文字象征三类,变异升华类象征可以分为整体式象征和变素式象征两类。

同时,本书密切关注汉语言象征在汉民族社会中的具体表现,解释其成因,分析其对社会进步的利弊得失。作为专题讨论的问题包括谐音物化象征、服饰饮食词语象征、汉语所象征的人际关系、汉语象征中的语言崇拜、汉语俗语中的词语象征、汉语与外语象征对比,等等。对当前社会上一些涉及汉语象征的热门话题,如“保卫汉语”、“恢复繁体字”等争议,也作了专题评论。

参考文献

- 何星亮. 象征的类型[J], 民族研究, 2003(1).
- 刘光准. 黄苏华. 关于象征[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8(2).
- [德]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甘阳,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史宗. 20 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上册), 金泽、宋立道, 等,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95.
- 居阅时. 瞿明安. 中国象征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美]W·爱伯哈德. 中国文化象征词典[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0.
- 刘锡诚. 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2.
- 曹先擢. 字里乾坤[M], 香港: 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 1988.
- 曹先擢. 汉字文化漫笔[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2.
- 王宁. 《说文解字》与汉字学[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 何九盈. 胡双宝. 张猛. 中国汉字文化大观[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苏新春. 汉字文化引论[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
- 林成滔. 字里乾坤: 汉字文化趣谈[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8.
- 刘志基. 汉字文化综论[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
- 王宏源. 字里乾坤[M], 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2000.
- 何九盈. 汉字文化学[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 周有光. 汉字和文化问题[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 王宁. 谢栋元. 《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 赵诚. 汉字与商代文化[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 田望生. 字里乾坤: 汉字文化随笔[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4.
- 何金松. 汉字文化解读[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 王继洪. 汉字文化学概论[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6.

第一章 语言象征与象征 语言、象征符号

要研究语言象征,首先要回答“象征是什么”和“语言是什么”的问题,亦即我们需要先研究象征的定义,把象征与符号和语言的关系仔细分析清楚,并进而探讨象征体系的内容,为语言象征找到合适的位置,明确我们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1.1 什么是象征

1.1.1 “象征”的定义

“象征”在词典上的解释一般为:(1)用具体的事物来表现某种特殊意义:火炬象征光明;(2)用来象征某种特别意义的具体事物:火炬是光明的象征。(《现代汉语词典》2002版)象征(symbol)是“某种东西由于联系、联想、习俗或偶然的类似而代表或暗示另外的东西,特指以有形喻无形。”(《韦伯斯特新大学词典(第九版)》, *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1991;汉斯·比德曼,2000:2)

刘锡诚(2002:8)认为:

象征是以外在的感性事物的形象,暗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的意义。象征所给予人们的或要使人们意识到的,不是这个具体的、外在的事物的本身所具有的直接意义,而是以其某些特征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义。

简而言之,象征是用具体的、可感知的事物来表现抽象的、特殊的意义的一种行为。因此,“象征”一词首先是用作动词,例如我们常说:“龙象征中华民族。”这种行为把某种事物(即媒介物)与某种意义(即象征义)联系起来,就产生了象征。一个象征包含两个方面:形式方面,即媒介物;意义方面,即象征义。因此,“象征”一词也可以用作名词,指具有象征义的媒介物。例如我们也可以说:“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1.1.2 象征媒介物

“象征媒介物”就是在象征过程中被赋予象征义的事物,也就是象征的物质形式方面。例如,火炬是光明的象征,那么火炬就是光明的象征物。

象征媒介物可以有两类。一类是用来表达某种象征义的现成事物,可称为征用类媒介物;另一种是用来表达某种象征义的特制事物,可称为特制类媒介物。

1.1.2.1 征用类媒介物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可能被人们利用来表达某种象征义,大到风雨雷电、日月山川,小到动物植物、衣着饮食。然而,这些可以用来作为象征媒介物的事物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具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只是由于人们的主观心理需求而被赋予了象征义,却并不具有天然的象征性。

就自然现象而言,本来只是构成大自然存在和运行的一部分。但是在科技不发达的社会中,人们往往会赋予某种象征义。例如彗星,俗称“扫帚星”、“扫把星”,是太阳系中在扁长轨道绕太阳运行的一种质量较小且呈云雾状的天体。古代的人们曾把彗星看作“灾星”或“霉星”,人们认为,彗星出现,就会灾祸临头,所以彗星就成了“灾祸”的象征物。中国民间常把给家庭带来不幸的女人称作“扫帚星”。在中国古代改朝换代过程中,也曾在星占中被赋予“除旧布新”的象征义。例如,唐朝末代皇帝哀帝的《禅位册文》云:“十载之间,彗星三见,布新除旧,厥有明徵……”(《旧唐书·哀帝纪》)这是梁王朱全忠为篡夺唐朝政权、建立后梁政权而替唐哀帝“找到”的禅位“理由”之一。此外,一些自然灾害也常被赋予“天谴”的象征义,如地震、洪水、雷劈等。以至于人们常用“天打五雷轰”来诅咒心目中的恶人,或者在赌咒发誓时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诚意。

就动植物而言,本来只是地球上各种生物的存在方式,与同为生物的人类并无本质区别。但是,人们却喜欢为生活中常见的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动植物附加某种象征义,使之成为象征物。例如老虎,是一种猫科动物,也是亚洲陆地上最强大的食肉动物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虎常可象征威猛、凶恶等。猛将可称“虎将”,勇士可称“虎贲”,泼妇则可称“母老虎”、“母大虫”、“雌老虎”等。民间常在住宅的正厅墙上挂一幅“猛虎下山图”,以象征“虎虎有生气”。

就衣着饮食而言,本来只是人们用来果腹、保暖等而维持生存的凭借。但由于这些东西给人们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主观感受,便被人们赋予了特定的象征义。例如桃子,是桃树的果实,因其味甜汁多,富含营养,成为人们最喜食的水果之一。这就是桃子自身的存在价值,本身并无任何象征意义。但是,因桃子的形状酷似成熟饱满的女阴,而且当它熟透破裂,里面会有一个桃核出现,酷似女人怀孕生子,所以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用来象征女阴、母体,并进而象征女人,从而形成了中国性文化中的桃崇拜。在民间的性隐语中,“水蜜桃”、“肉桃子”等都可暗指阴户。传说彭祖精通御女之术,以采阴致寿,可见,人们熟知的老寿星形象中,他手中托着的那只桃子,同样与女人有关,是以“食桃”象征“采阴”。所以,桃子又有了返老还童、长寿的象征义,在为老人祝寿时,就一定要奉上米粉制的寿桃。有人考证(王秀文,1997),日本民间关于“桃太郎”的故事,源自中国的桃崇拜。这个故事说,一对夫妇

去观花,有一桃实滚到女人的腰际,女人将它拾起来带回家,放在被窝中,桃子裂开了,生出一男孩,取名桃太郎。日本学者高木敏雄由此认为,“桃太郎”就是“母亲大腿间如桃子一样的肿物破裂,婴儿从中而生。”据[晋]干宝《搜神记》载:“刘晨、阮肇入天台取谷皮,迷不得返。经十三日,饥。遥望山上有桃树,子实熟,遂跻援葛至其下,啖数枚,饥止体充。食毕,行酒,俄有群女持桃子,笑曰:‘贺尔婿来!’”这也是以桃子暗喻女人。同时,因桃树结果时果实累累,所以又象征女人的生殖能力。如《诗经》中,《周南·桃夭》篇唱道:“桃之夭夭,有蕢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这是祝愿这位新嫁娘像桃树那样,为夫家多结“桃实”,子孙满堂。

因此,征用类象征媒介物由于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并不必然具有象征义,这一类媒介物在象征过程中,具有情境性和实用性。

1. 情境性

征用类媒介物往往是在一定情境中才具有象征义,所以具有情境性。

例如,在迷信盛行的社会情境中,彗星象征着“灾祸”;而一旦进入科学昌明的时代,这样的象征义就自然消失了。天灾也是如此。人们相信“恶人必遭雷劈”,而事实上遭雷劈的未必不是善良之辈,而是另有可以做出科学解释的原因。据报道^①,2008年5月中国汶川发生大地震,国际著名影星莎朗·斯通在戛纳电影节接受访问时评论道:这是中国对达赖喇嘛不友善的“报应”,此番言论一出,引起全球舆论一片大哗。也许她认为,这场地震象征着对中国人的“天谴”。这既反映了她对西藏问题真相的无知,也反映了她在科学上的愚昧。

又如,老虎的象征义,既有褒义的“威猛”,也有贬义的“凶残”,它究竟象征“威猛”还是“凶残”,或者根本不象征什么,完全是随情境而转移的。

再如,尽管桃子可以象征女人,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大啖美味的桃子时,未必会联想到他们是在吃“女人”甚至是“女人的某个部位”,否则就是“想象力太丰富”了。

2. 实用性

人们在利用客观事物满足象征的需求时,往往只是着眼于其所需要的某一方面特征,所以,这样的征用类媒介物也具有实用性。

例如,在“叶公好龙”的故事(见[西汉]刘向《新序·杂事》)中,叶公是龙的狂热粉丝,“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可是一旦“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要会会这位忠实的“龙粉”,并可能还要给他“签个名”时,他就吓得“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了,——原来他崇拜的只是龙的摹状复制品而已。

又如,中国人喜欢在客厅里挂上老虎图,以象征威猛;挂上蝙蝠图,以象征幸福,但恐怕没有人真的在家里养一只老虎或一只蝙蝠,因为老虎还有一个特征是

^① 温宪. 莎朗·斯通显现出本能的丑陋[N]. 人民日报,2008-05-28.

“吃人”，蝙蝠的另一个特征是“惨人”。如果真有一只蝙蝠飞进某人家里要给他“送福”的话，那人的感觉恐怕不会是“三生有幸”，而是“毛骨悚然”。据报道^①，在四川省都江堰市石羊镇的都江堰市职业中学校园内，有一座名叫马祖寺的古庙，2010年6月，“上万蝙蝠吊屋檐，古庙周围居民心头发虚”，有教职工说：“蝙蝠太多了，就让人有点怕，它们会不会传染病毒或者咬人啊？何况这是学校，学生要上课。”看来，当真的有“万蝠”（万福）降临，人们反而要“心头发虚”了。

1.1.2.2 特制类媒介物

与征用类媒介物不同，特制类媒介物并不是现成的事物，而是人们特意制作的物品或设定的仪式，用来代替某种抽象事物的具体事物，包括国旗、徽章、纪念胸针、纪念碑、戒指、工艺品（如中国结），以及婚丧典礼，等等。因此，特制类媒介物从一开始就有象征意义，它是为了象征而产生、存在的，所以具有象征性。

这种象征性具体表现为等值性和不等值性。

1. 等值性

由于特制类媒介物是为了象征某事物而特制，因此就拥有了与其所象征事物的等值性。

例如，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抽象的国家的具体体现，所以各国法律都规定不允许玷污或损毁国旗。例如，中国现行刑律规定，凡污损国旗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据报道^②，2008年11月23日晚，重庆沙坪坝区红岩魂广场的党旗、国旗、军旗、团旗、队旗五面旗帜，被人用黑色黏稠液体投掷污损。案发后，重庆市主要领导作出批示，要求尽快组织侦破。市公安局随即组成专案组，出动警力105人次，排查873人，于12月初将两名嫌疑人抓获。报道称：“此案的迅速侦破，显示了公安机关的政治、业务素质。”

2. 不等值性

另一方面，因为象征只是象征，而不是实质，所以它又具有与其所象征事物的不等值性。

例如，同样是上文所举重庆污损国旗事件，与“颠覆国家”一类罪行还不能同日而语。网络上也有人评论^③道：“普通人对国旗进行有形的玷污，其实并不是最可怕、最值得紧张的。毕竟，旗帜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也正因为此，即使当众焚烧、毁损国旗，《刑法》规定的最重处罚，也只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① 李逢春. 都江堰古庙上万蝙蝠吊屋檐，专家称极少伤人[N]. 华西都市报, 2010-06-18.

② 重庆时报, 2008-12-16.

③ 李清. 重庆玷污国旗案何必上纲上线. 四川在线. 2008-12-17.